

多元性別特質與校園中的 性 / 別霸凌事件

游美惠*

一、前言

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其中跟性別議題相關的霸凌案件有其獨特的成因與生成脈絡（參見游美惠，2006 & 2013）。舉例來說，父權社會的陽剛特質建構造成男孩要積極「成為男人」，而養成與練就出來「男人氣概」也需要予以積極維護，所以會產生大欺小、強欺弱的行為（Johnson，1997），而常發生在女孩之間的霸凌行為，諸如排擠等「關係霸凌」或是辱罵嘲笑等「言語霸凌」等，常是跟外表與性特徵有關，或是因為感情糾紛、嫉妒而引起的人際衝突，其實這跟女性陰柔特質之形塑也是有關，女孩需要證明自己的女性魅力或性吸引力，爭風吃醋或是爭奇鬥豔都是為了符應主流女性特質、確認自己女人味的展現不輸人，所以女孩之間的霸凌，可以看作是一種性別化了的敵意展現（gendered hostility）。所以，有些霸凌案件和性別氣質的養成密切關連，我們稱之為性 / 別霸凌（sexual bullying）。本文從具體的案例故事出發探討校園霸凌事件，運用性別分析的觀點，延伸探討具體的反霸凌教學策略可以如何發展。限於篇幅也為了聚焦探討，以下僅針對「多元性別特質」學生的受霸凌經驗進行分析，並延伸提出一些教學策略。

二、從故事看問題

透過在大學的通識性別課程教授性 / 別霸凌議題，我從修課學生那兒蒐集到一些資料，讓我藉機可以瞭解中學教育現場之中常出現的一些性 / 別霸凌事件的樣態，而其中跟「多元性別特質」議題相關的案件，為數不少，以下先呈現幾則學生說出來的故事：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



在我高中的時候，有一位男同學因為他比較有女性的特質，也就是一般人稱的「娘娘腔」，常常因此被欺負或嘲笑。班上另外一個男同學，常常故意在大家面前學他的說話口氣和動作，當然他學的非常誇張。大家就會大聲的笑，也沒有人會去注意他是不是會因此受到傷害。因為大家抱著看好戲的態度去笑他，助長了那個欺負他的人更肆無忌憚的欺負他。……大部分的人就會在旁邊一直笑。我記得有一次，那個常欺負他的男同學，就在黑板上寫類似他是娘娘腔之類的，然後又寫「如果把那句話擦掉的人，會生孩子沒屁眼」，我當場就去把那句話擦掉了。他其實是一個很認真的人，上課認真，做事情也很小心，如果是他該做的事，就會很盡心的去做好。這樣的一個人，難道只是因為他有女性特質，就要被欺負嗎？我後來跟他還不錯，他告訴我，他後來根本不想來上學，甚至他想要轉學。而且他對事情的看法都非常悲觀。不過他後來考上○○大學的音樂系，現在也過的還不錯。

國中階段可說是最混亂了，班上的素質參差不齊。我的班級裡就有傳說是混幫派的同學，一群都是人高馬大，壯碩的不得了。在班上真的是老大，……他們就是這樣的一群人，我常常聽到他們說今天又打打誰、看誰不爽之類的，所以都是敬而遠之。也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班上一位瘦小的男生被盯上了，他的家裡似乎經濟不錯，本身又很乖，不過常跟我們女生在一起，他的講話聲音又柔又弱，常被人叫他是「娘娘腔」。有一次，回家路上看他被攔住，一陣扭打，我跟一群班上女生根本就不敢上前阻止，告知老師又怕日後如果被他們查到，反而向我們報復，所以只是眼睜睜的看他鼻青臉腫。第二天，他就沒有來學校了。再次來似乎是一個禮拜後了，這件事好像也鬧上了訓導處，這些大哥級似乎也只是被記了大過，他們好像也無關痛癢。之後是越來越嚴重，大家也都不敢跟他講話，當然沒有人願意挺出來幫助他。我看他都是一直在忍耐，但導師的處理方式只是打那些同學。他們被打以後還是不斷的欺負他，甚至越來嚴重。最後，他就轉學了，畢業後聽聞他已經離開臺灣到外國去求學了……

這兩個故事都是「娘娘腔」學生被欺負或嘲笑的案例。我在〈校園霸凌與性別關係〉(游美惠, 2013)一文之中曾經探討過相關案例, 分析這類霸凌案件和「恐懼同性戀」(homophobia)的文化與心態有關, 學生將陰柔男生與同性戀身分連結, 而異性戀中心的社會讓大眾認為同性戀是不正常的而加以排擠、歧視, 以致陰柔男性常受偏見所苦, 歧視性的對待更事屢見不鮮, 處境艱困, 而在求學階段更可能受到同儕之霸凌。國外學者 Smith (2005) 與 Meyer (2009) 也都曾經探討過這類問題, 當「同性戀」這個性身分認同成為羞辱他人的攻擊詞語, 就會助長校園性 / 別霸凌事件的產生。在臺灣, 民間團體「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曾經公開發出聲明指出:

認識同志, 是善待每一個性別主體的教育行動! 校園霸凌事件中, 不少案例都是因為性傾向或性別氣質而成為同儕嘲諷與欺凌的焦點, 教育工作者的行動與反思, 是看見性別面向如何作用在校園的契機……同志教育就是反霸凌、反歧視、反壓迫同志的教育, 與性別平等教育是不可分的。因此, 同志教育的落實, 不僅提供學生培力性別敏感度的公民素養, 更透過教育實踐來看見校園裡同志師生的生命價值與基本人權。多一個被看見與充分理解的學生, 校園就少一個因恐同而衍生的性別霸凌!¹。

而另一方面, 我們從過往相關文獻的探討也已得知, 除了霸凌事件當事人需要受到輔導等協助之外, 教師與旁觀者(通常是同學)的態度在校園霸凌事件之中也是關鍵因素, 以下藉由三則故事的呈現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鍾姑娘! 鍾姑娘!」這個名字似乎還很清晰的在我耳邊叫著, 原來是隔壁班的鍾姓同學又被幾個在學校裡帶頭的老大欺負著, 鍾同學雖然是位男性同學但是舉手投足跟女同學簡直沒兩樣, 講話腔調總會帶點女性特有撒嬌腔調, 三不五時會翹起蓮花指, 而且比較喜歡從事一些文靜的活動, ……久而久之, 他便因為他女性化的動作而成為許多同學們眼中的笑柄。……種種的怪異舉動使得他的人際關

¹ 這是 2011 年 5 月 5 日, 幾個關切性別平等議題的民間團體聯合召開的「排除同志教育, 就不是性別平等教育」記者會發言稿部分內容。



係一落千丈，他們班的女學生會冷眼看他，在他靠近的時候對他做出厭惡的表情，每次什麼不好的事都會牽扯到他，而像班聚、同樂會都會故意不跟他講，讓他沒辦法參加這些排擠他的舉動，男生就更不用說了，動不動就藏他的東西，要不然就是拳腳相向，還喜歡在他上廁所的時候圍在他旁邊看，想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小雞雞的惡劣行徑，造成他之後都只會上大號用廁所，因為怕同學又會圍著看他。記得有一次，在下課的時候我往廁所的方向走去，看到一群人圍在廁所外面，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我便探頭看廁所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怎會有這多人圍觀，一看之下原來是那幾個平時愛欺負鍾同學的同學，竟在他上廁所的時候強行打開他廁所的門，並手套塑膠袋揚言是要查驗他到底是男生還女生？而旁邊的圍觀的人也都在大笑，更增加了那群同學們欺負他的興致，看著鍾同學大聲的呼救和無助的眼神，我內心實感不妥，但又看在場所有同學竟沒有一個通知老師的樣子，我只好迅速默默的走離現場。事後我雖然一直猶豫到底該不該跟老師講，但是連我們的同學講起這件事好像都講的很開心的樣子更加讓我不敢跟老師講，就是怕會得罪那些帶頭的學生。那件事情過了之後我便很少在看到鍾同學再來學校上課了，根據同學輾轉得知好像已經轉學了，我那時也心想還好他轉學了，不然再繼續下去不知道會演變成什麼樣悲劇，很快的，我便忘了這件事和這個人。

……從踏入音樂班開始，班上的男生就會分成兩區，一邊很娘，一邊很 man，通常 man 的那邊很愛欺負娘的那邊，像是上課就會用言語嘲諷他們，笑他們很娘，沒有男子氣概，那時候也不覺得那些男生被欺負，大家只是習以為常地跟著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那時候的我們很過分，沒幫忙就算了，還助紂為虐，……那些自以為很 man 的男生，居然在班上很多人的時候，大聲嚷嚷說要幫那些不 man 的男生驗明正身，就這樣開始玩起脫褲子遊戲，一開始我們女生會見義勇為，上前去阻止，可是久了就被洗腦成功，認為那就是男生之間的遊戲，……，到了二年級，情況越來越嚴重，那些男生居然學起學長玩「阿魯巴」，因為畫面實在很有礙觀瞻，所以原本我

們這些會見義勇為的女生，也變得不敢看，最後大家都裝做沒看見，被欺負的男生就一直被欺負，有些男生很聰明會躲起來，一下課就跑不見人，或是跟著班上女生去校園晃，但是還是有幾個就會逃不出魔掌，只能「乖乖」地被欺負，有時候還會被丟進烏龜池，男生的招數很多，很不尊重人，看了很討厭，但是那時候都只覺得，我們這幾個瘦弱的女生幫得上什麼忙嗎？一定沒辦法，所以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被欺負。

時間是在高一年的時候，大家表面上看起來成熟，但心靈上卻幼稚的很，事件一開始只是些玩笑，只是下課後的閒暇時間，大家打打鬧鬧，同學會嘲笑阿凱（受害者）的肥胖體型，而且阿凱個性完全沒有攻擊性，有點媽媽性格，喜歡嘮叨，口才是他的強項，而班上同學會把這項特質（喜歡嘮叨），視為不夠男子氣概、不具有陽剛特質，阿凱面對這些玩笑話也是一笑置之，有時也會跟著自嘲，……同樣的玩笑話仍舊持續著，但在這之中，只要阿凱的反應作逆他的感覺，就完蛋了，阿純（欺負者）開始會動手推阿凱的頭，或者一副你想怎樣的態度推他的肩膀，阿凱面對這些老掉牙的玩笑話一定也要跟著附和、跟著笑才可以，接著，越來越激烈了，某一天阿純把他壓在地上，開始脫他的制服，阿純的膝蓋壓在阿凱的手腕，雙手在地上展開，而腹部被阿純坐著，一顆顆鈕扣開始被解開，阿純要讓他的尊嚴掃地，以一種強硬專橫的態度，要阿凱服從，至於要服從什麼，我想阿純自己也不曉得吧？其他同學一開始看到這樣的場面都嚇了一跳，但有些同學卻像未受教化的野人，開始失去理性，跟著起鬨，有的幫忙壓手壓腳，或者再弄些新把戲，像是倒水在阿凱頭上之類的，整個氣氛就像是一場遊戲，一場野蠻遊戲。有一天阿凱的皮帶被剝了下來，褲子也被慢慢的從掙扎的身體上滑落，阿凱死命抓著褲子，阿純則是用力的往下拉，剛開始，露出一點內褲的樣子，大家總是一哄而笑，這是青春期男性很正常的對性器官方面的好奇態度，只是在面對這樣的霸凌事件，強勢的一群總是會忽略弱勢者的感受，後來阿凱的褲子被完全脫下來了，因為阿純開始有了些特定的助手，一起行動，阿凱四角褲外露躺在教室後



方的空地被阿純強壓著，走廊上也會有其他班級的同學看熱鬧，只要一有老師經過，就會有人大喊通知：「老師來了！」大家一哄而散，留下阿凱急忙的穿衣服和褲子，老師不知道是沒看見或者裝作沒看見……

以上這三則故事，也是呈現出陰柔男學生在學校受到同儕欺凌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之中的同學不管內心是膽怯、猶豫、掙扎或氣憤，均未積極採取任何行動，而他們眼中的老師，則「不知道是沒看見或者裝作沒看見」。這類發生在同儕之間強欺弱的霸凌事件層出不窮，但是現場的教育工作者卻可能只是以學生人緣不好或是學生打鬧、開玩笑當藉口而不積極處理。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殷殷告誡：不處理的態度只會讓這類校園暴力事件繼續存在，甚或情況更加惡化。鑽研此研究的美國學者 Nan Stein (2002) 指出：家長或老師常常都將這類行為看成是小孩成長過程中要過渡到青少年和成人階段的「必要之惡」，認為是不需要特別加以重視的「惡作劇」，或是不需要改變的「成長必經之路」；但是霸凌行為侵害到學生的受教權且常讓受害者身心受創，需要透過教育或是其他辦法來確保學生免受這類傷害。以下是一位霸凌受害者的告白：

其實我也是曾經是受到被排擠，被取笑的對象，我可以深深感受到，那時候我的無助與無力，似乎沒有人願意對我伸出援手。終於，在國中，我平復了這個遺憾，我對那個女同學伸出了援手。雖然也許來的有點慢，但至少我做了。而且，重點是，我也影響了別人，讓他們也有勇氣說出自己的看法，為那個女生打抱不平。而打抱不平，似乎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在這個社會裡，人人都自顧不暇。我想大多的人，在做一切事情或決定時候，都還是以自身為出發點。雖然聽來有點諷刺但卻是事實。

有大學生也反省到自己在中學階段時面對霸凌事件，自己的反應就很有問題：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良知，但是大多的人，在要幫助他人之前，都會先想想自己的處境。想著，我這樣做是否會帶來任何後果？而

在學校的我們，會想著，我這樣做，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被排擠或取笑的對象？就這樣，如果當答案似乎是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大多我們都會打消幫助他人的念頭。而我，也不例外……

所以，在教育的現場，我們應該加強相關教育，在中小學教育階段除了提升學生對於霸凌行爲的問題意識之外，也要培養學生的道德勇氣，才能讓旁觀者展現正義感，不要態度冷漠，讓自己成為共犯結構的一環，以達到防治霸凌行爲的成效。

三、結語與建議

在主流異性戀常規之下，「男陽剛、女陰柔」的特質分化，使不符合陽剛男性形象的陰柔男性被貶抑與歧視，常成為陽剛文化支配價值運作下的犧牲者；其實，違反女性陰柔形象的陽剛女學生，也可能會遭遇到性霸凌經驗，部分研究指出女學生在展現陽剛特質時，的確也有受性霸凌的情況出現（如李淑菁，2010；柯宜呈，2008）。只是也有研究曾經提及：陽剛特質的展現會被視為是「向男性的、好的、有價值的特質學習」，也可能使得陽剛女學生比起陰柔男性更容易逃過一劫，處境不會那麼艱困，這些現象都值得深入探究。

而除了性別特質之外，在社會異性戀霸權的運作下，「恐同情結」所帶來的汙名及壓迫，也會使同志學生比異性戀學生更有可能受到霸凌。舉例來說，在加拿大溫哥華，官方相當重視「社會責任」教育，其中對「重視多元及捍衛人權」的課程設計，就強調反性／別歧視理念從幼稚園開始實施；但是即使反性／別歧視教育蓬勃發展，LGBTQ（男女同志及跨性別者）學生仍常感威脅。加拿大同志聯盟 EGALE 調查，當兩成異性戀學生覺得在校園不安全時，逾七成 LGBTQ 學生有同樣感受；當異性戀學生通報遭言語歧視為零點八成時，近六成 LGBTQ 學生曾有悲慘經驗²。

在臺灣，2011年6月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案，把「性霸凌」新增納入學校防治規定範圍。其中明文規定「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

² 這一份資料來源為聯合報的願景工作室「小心，歧視」系列報導之中的性傾向歧視專題，2012年12月3日報導。



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透過立法，希望能積極遏止相關事件的不斷發生。但是誠如眾所周知的，徒法不足自行，教育的配套措施才是正本清源之道，我們應該更努力發展相關課程，同時研發多元的教學活動，讓反霸凌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能夠增進理解、尊重差異與消除歧視的教育實踐。

參考文獻

- 李淑菁 (2010)。〈校園霸凌、性霸凌與性騷擾之概念釐清與討論〉。《社區發展季刊》，130：120-129。
- 柯宜呈 (2008)。《國中女生受欺凌經驗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游美惠 (2006)。〈反霸凌與性別平等教育〉。《臺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32：2-6。
- 游美惠 (2013)。〈校園霸凌與性別關係〉，載於翁福元 (主編)，《校園霸凌：學理與實務》，(頁 239-250)。臺北市：高等教育。
- Johnson, A. G.. (1997). *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E. J. (2009). *Gender,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Strategies to end sexism and homophobia in school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Smith, G. W. (2005). The ideology of “fag”: The school experience of gay students. In M. Fine & L. Weis (Eds.), *Beyond silenced voices: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United States schools* (pp.95-116).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tein, N. (2002). Bullying as sexual harass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e Jossey-Bass Reader on gender in education*. 409-428.